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
話劇雜誌
彙編

田本相
宮寶榮
周德明

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八十四册

民國時期

話劇雜誌彙編

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

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果 •

第八十四冊目錄

學生文藝叢刊 凌善清主編 上海：大東書局出版

第三卷彙編第三冊 一九三三年

.....

學 生 文 藝 叢 刊

第 三 卷 彙 編 第 三 冊



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

編主清善凌

刊叢藝文生學

編彙卷三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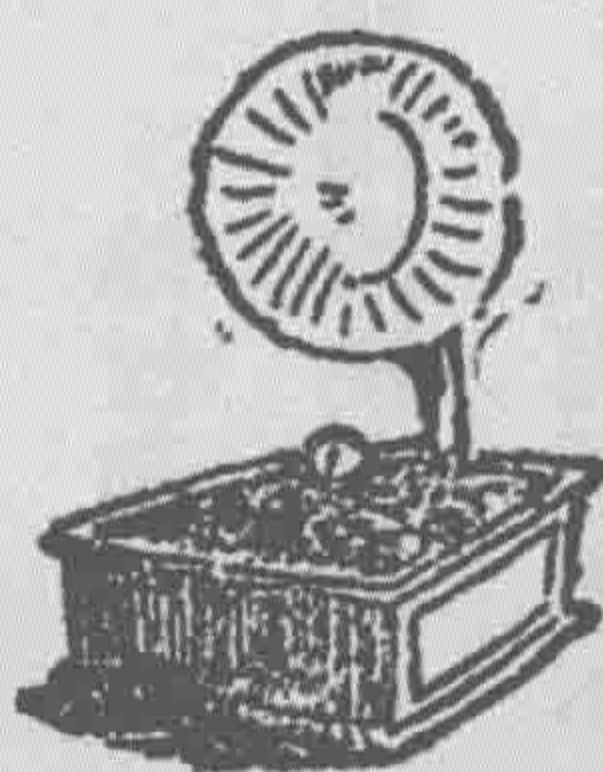
冊三第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小說

久流 The long Exile

一江蘇 虞毓善 合譯
師袁 昂



托爾斯泰 (Leo Tolstai) 1828-1910

佛拉田茂 Vladimir 鎮上住着一箇年青的商人，名字叫亞克錫娜 Ivan Dimritich Ak
syonof，他有兩所店和一所自己的住宅。

亞克錫娜是一箇美麗而有清潔捲髮的少年，帶着一副滑稽，而又極愛唱戲。當他十分年輕的
時候，他已傾向於飲酒，多喝了就發狂。從他結婚以後，他廢除了飲酒，但斷續的還飲着。

一箇夏天裏亞克錫娜到銀士匿市場 Nizhny Fair 去，臨行和他家人告別，他的夫人對他

說道：「伊文 Ivan Dimitritch 今天不要出發罷，吾得着一箇關於你的惡夢哩。」

亞克錫娜笑道：「你是怕我到市上去喝酒的。」

他的夫人回答道：「吾還不知道怕的什麼，吾所知道的不過是吾做了箇惡夢，夢見你從街上回來，當你脫了你的帽子以後，吾看見你的頭髮已是白色了。」

亞克錫娜笑笑又說：「這是箇佳兆；看吾是否能把貨物賣空了，在市上賣些贈品回來給你。」說了，他就對家人告辭，前去趕路了。

他行到半路，遇着一箇相識的商人；他們就同住在一箇旅館裏度夜。喝了些茶以後，他們睡在相鄰的寢室裏。

亞克錫娜不習慣於晏起，又要趁着天氣涼爽的時候去趕路，所以天還未亮，就叫起御夫，令他駕馬。

於是他把路經過逆旅主人（他住在後舍）付了賬，再繼續他的路程。

走了二十五哩左右，他停下來餵馬。亞克錫娜來到一箇旅館的通道裏，畧事休息，再跑進走廊，告茶役泡茶，同時取出他的琵琶，在那裏開始彈着。

忽然追上來一輛有響鈴的馬車，上面下來了一箇帶着兩名兵士的軍官，向亞克錫娜走來，并且叩問他是什麼人，從那裏來的。

亞克錫娜答覆了以後，遂說道：「你有意和我一塊喝茶麼？」

但是軍官仍舊盤詰他：「昨夜你在什麼地方住夜的？在那邊你是單獨的呢，還是伴着一箇商人的？今天早上你看見那箇商人嗎？為什麼你在天沒有破曉的時候就離開旅館？」

亞克錫娜奇異他自己為什麼受這許多問題的盤詰，把所經過的情景歷述出來了，於是問道：「為什麼你這樣盤駁我，好像我是箇賊子或是強盜一樣？吾爲了自己的事體出來的，實在無須叩問我。」

那時軍官叫了兵士上前，說道：「我是此地的巡官，昨夜你所同住的商人已經發覺被刺，我所盤問你，我們還要檢查你的物件。」

他們走進屋去，兵士和巡官打開亞克錫娜的行李檢查，忽然巡官從小袋裏檢出一把刀，喊道：「這是什麼人的刀？」

亞克錫娜一看，見一把污血的刀從他的袋裏取出，驚惶得很。

「爲何有血在這刀上？」

亞克錫娜想答覆，可是一句也幾乎吐不出來，斷續的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，不是……不是……我的。」

巡官說道：「今天早晨，我們發覺那商人在牀上咽喉割斷了，你一定是做這種事的人；因爲房子裏邊是關閉的，又沒有別人在那裏，此地又有血污的刀在你的袋中，你的面貌和狀態，處處都露出倉皇的樣子，告訴我，你怎樣殺他的，偷了多少錢？」

亞克錫娜誓言他沒有做這件事，也不曾看見這商人，自從他們同在一塊喝茶以後，除了他自己的八千盧布以外，沒有別的錢；這把刀並不是他的。但是他的聲音已是斷斷續續，面變灰色，身體也抖起來，好像他真是犯了那罪一般。

巡官命令兵士將亞克錫娜縛起來，放到車中，當他們結住他的手投進他車中的時候，亞克錫娜默默的哭着。巡官把他的錢幣和貨物取走了，送到附近的鎮上，就禁錮他在那裏，並且到佛拉田茂去打聽他的品性，那鎮上的商人和居民，都說他從前常是喝酒度日，但他確是一箇好人。判決書來了：他犯了謀殺一箇由雷雅尙 (Ryazan) 來的商人，和劫奪二十千盧布的罪。

他的夫人很是悲痛，不知所從。他的孩子，都是十分幼小，一箇還在她懷裏做嬰兒。伊帶了他們一同到她丈夫監禁的鎖上，起初不許伊進去看他，經過了幾次的苦苦哀求，纔得了獄官的許可，引她進去。當伊看見她丈夫穿了囚衣，鎖着鐵索，和強盜以及其他罪犯關在一起，就立刻昏倒在地。息了好久，纔醒過來；把家裏的情形，全告訴他，並且問他遇着的什麼事情。他把一切都告了伊，伊就問道：「現在吾們怎樣做呢？」

「我們一定要請求皇帝，勿讓無罪的人受罰。」

他的夫人說她曾經把請願書送給皇帝，但是他不容納。

亞克錫娜聽了不做聲，只是垂頭喪氣。

他的夫人於是說道：「以前我夢見你的頭髮白了回家，不是空話罷，你還記得嗎？那天你是不應當出門的。」她又把手指拂了拂他的頭髮說道：「芳佳（Vanya），我最親愛的，把真實告訴你的她罷，那事你到底幹了沒有？」

「唉！你也這樣的來疑惑我了！」亞克錫娜說了把雙手掩了面大哭。那時一箇兵走上來，叫他的妻子和孩兒都趕快出去；於是亞克錫娜就和他的家人作最後的訣別了。

當他們去了以後，亞克錫娜回想所談的事情，想到他的夫人也疑心他，於是他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「恐怕只有上帝知道這事的真實了；我們只可以向上帝請願，只有上帝我們可以希望他原宥。」

亞克錫娜再也不寫請願書了，拋棄了一切的希望，祇對着上帝祈禱。

亞克錫娜判定要鞭笞，并須送到開礦的場所做苦工；所以他受了鞭笞以後，等到傷痕痊愈時，就和別的罪人一起放流到西伯利亞。

亞克錫娜受了犯罪的嫌疑，充軍到西伯利亞二十六年，頭髮已是變得如雪一般的白，鬚鬚又長又疏也變了花白色，他一生幸福已去了；身體已僵僵，路也走不快了；話也少說了；除了時常祈禱以外，他從沒有笑過。

亞克錫娜在監獄裏學做靴子，賺了錢，就去買神聖的傳記（The life of the saints）一書來讀。他讀這書是在監獄裏有充分的亮光的時候；逢了星期，他就到犯人教堂裏讀他的書給大眾聽，并在聖臺上唱歌，因為他的聲音還是很好聽的。

獄官因為亞克錫娜的溫良很喜歡他，同伴的囚犯也都敬重他，稱他「太公」和「神聖」。當他們無論有什麼事情要請願獄官的時候，常常推舉亞克錫娜做他們的代表；犯人中有了爭執，也

都就正於他，聽他的判決。

亞克錫娜家裏的消息，從來沒有一些兒傳來，也不知道他的夫人和孩兒，是否仍舊生存着。

一天，獄中來了一隊新的犯人，當夜這箇老囚犯就四面去打聽，他們是從什麼鎮或村上來的，他們是判的什麼罪。打聽到最後的幾箇，亞克錫娜就坐近到新犯人的旁邊；聽了那些談話，他露出懊喪的神氣。

新囚犯的中間，有一箇高而壯健年滿六十左右的老頭兒，生着彎而密的花白鬚鬚，正在對着別人講出他拘捕到此的原因。

「咳，朋友啊。」他說：「我不過取了繫在雪車上的一匹馬，就被拘了，判我偷的罪案。老實說，我若把馬快一些拿家去，立刻就放了牠，況且這馬夫又是我親身的朋友；倘使這樣，我可說：「這就對了。」即使他們說：「你偷的。」他們也說不出我怎樣偷的，在什麼地方偷的話來。以前我真的犯了罪，應當來此長久了，但那時我並沒有被人家發現；現在把我送到此地，真是毫無理由……哈，我對你們說謊了，我以前早已到過西伯利亞，不過沒有久留罷了。

有一箇人問道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

「從佛拉田茂來的，我家就住在那鎮上。我的名字叫做麥迦(Makay)，別人也有叫吾山密錄樓(Semyonitch)的。」

亞克錫娜擡起頭來說道：「山密錄樓，告訴我，你知道佛拉田茂的商人亞克錫娜的事情嗎？他們一家都還活着嗎？」

「自然，吾知道的。亞克錫娜家裏是很富，不過他們的父親是在西伯利亞，似乎與我們同樣的是一箇罪人了，至於太公呢，你怎樣到此地來的？」

亞克錫娜不願意談及他的不幸，只是嘆着氣說：「因為我的罪過，我已經監禁二十六年於此了。」

「什麼罪過？」麥迦（山密錄樓）問着。但亞克錫娜不過說：「唉！唉！吾應得的罪過。」他住了不再多說。於是他的同伴報告亞克錫娜如何到西伯利亞來的，以及有人殺了一箇客商，把刀放在亞克錫娜的行李之中，亞克錫娜因此受了這不公正的刑罰，說給這新到的人聽。

麥迦一聽之下，對亞克錫娜望着，雙膝跪在他的面前喊道：「那是奇怪了，真奇怪了！但怎樣太公你已老了呢？」

別人問他爲什麼如此的驚奇，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亞克錫娜的，但麥迦不回答，只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們相會在此很希奇！」

這許多話使亞克錫娜疑惑到這人是否知道殺商人的事情；所以他說：「山密鏢樓，恐怕你會聽到那件事的，或者是以前見過我的嗎？」

「我怎樣得不聽見呢？世界是充滿着流言的，但已是很長久，我所聽得的也都忘記了。」

「或者你聽得那一箇殺這商人的？」亞克錫娜問着。

麥迦笑一聲回答道：「刀在那箇的行李中發見，就一定是那箇人了？倘使另有人把刀藏在那裏的，那末像俗話所說的『捉賊要拿賊』了。這袋枕在你的頭下面，又那一箇能夠來進去呢，會不驚醒你嗎？」

當亞克錫娜聽了這些話以後，他覺得這箇一定是殺商客的人，就立起來走開去。那夜亞克錫娜終夜的醒在牀上，覺得十分的不快，種種的影像都在他腦中湧現着。他想像到他的夫人還是如他告別上街去的時候一樣，看見伊彷彿在面前，伊的面貌和眼睛都現出來了。他聽見伊說話和笑的声音；看見他的孩兒和以前一樣還是很幼小的，一箇穿上外衣，一箇還在他母親的懷裏。他也想

到自己的幼年和快樂。他記到如何的坐在旅館的廊下彈琵琶，並在那裏被捕以後他是如何的看淡世事。他心中想見他受刑的地方，執刑具的役吏，和周圍立着的人；腳鐐啊，囚犯啊，他二十六年的監獄生活，以及那早熟的老年期，種種的回想，引起他十二分的悲傷，幾乎要出於自殺。

「一切的痛苦，都是這惡漢給我的！」亞克錫娜如此想了，切齒的怨恨麥迦。他寧願自己拚了命，總是要希望要報仇的。夜裏他再三的思議，總不得安寧；日裏他不去近麥迦，連望也不對他望。

這樣的過了兩星期，亞克錫娜夜夜不能安睡，憂思到極點，也不知所措。

一夜，他正在獄舍裏徘徊走着的時候，看見有些泥砂從犯人眠着的一箇牀架下面滾出來，他止了步，看這究竟是什麼東西；忽然麥迦從牀架下面爬出來，見了亞克錫娜，面上驚惶失色。亞克錫娜想不望他。走了過去；但麥迦握住他手，說他已經掘了一箇洞在牆下了；掘的泥砂放入他的長靴裏面，每天到犯人趕去工作的時候，把牠倒空在路上。

「老頭兒，莫做聲，你也可以逃出去的；倘使你洩漏了，我的性命不保；那末，我就先來殺了你。」亞克錫娜怒了發抖，看了他的仇人，把手拉開說道：「我沒有逃的志願，你也無須再來殺我，你已經殺我長久了。至於報告你的——我可以做，可以不做，聽上帝的命令。」

第二天，犯人出去工作的時候，守兵看見有箇犯人從靴子裏倒出些砂泥，遂把獄舍查究，這洞發見了，獄官就來查問一班犯人，要尋出那一箇掘洞的。他們都說這事情完全不知的。真曉得的人，也不願說出麥迦，因為發覺了他定要打到要死的。

最後獄官回頭對着亞克錫娜——他知道他是一箇正直人。——說道：「你是一箇誠實的老人，在上帝面前告訴我，那一箇掘洞的？」

麥迦站立着好像很不關心的樣子，望了獄官又看看亞克錫娜。亞克錫娜的舌頭和手都發抖，過了好久，也不能吐出一句話來。他想到：「他已害了我一生，我為什麼還要替他守秘密？讓他也來受我所受的痛苦。但是倘若我報告了，他們或者要鞭他到死，而我的疑惑他或恐是錯的，結底對我究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喂，老人家。」獄官又說：「把真實告訴我們，那箇在牆下掘的？」

亞克錫娜斜視着麥迦說道：「大人，我不能說，這不是上帝願意我講的；隨你歡喜怎樣的辦我，我是在你的手掌之中。」

無論獄官試問得多少，亞克錫娜總是不說，所以這事纔得免過去。